

汪中新老师逝世的消息，我是在一位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的。其时我坐在通往山里亲戚家的车上，看到朋友引用白居易的诗表示对启蒙老师的哀悼。诗曰：“绿野堂开占物华，路人指道令公家。令公桃李满天下，何用堂前更种花。”（《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》）读着这首诗，我一时有点发懵，立即拨通了朋友的电话，朋友说这是真的。

汪中新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，但我与他的相识也很有些年头。据他后来回忆，我们相识应该是在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教学论文，我在《潜山县志》工作的时候。其时他在我初中母校教书。母校离我老家近，有次回老家我到他房间坐了一会，对他说了些鼓励的“语言”。至于是什么鼓励“语言”我忘记了，但由此知道我大没小，好为人师的毛病年轻时就有。再认识他已是多年以后。他不知怎么写了篇《恨水故里的文学地图》文章，其中写到我并把我排在前面。他让我看看，我的意思一是不希望他写这篇文章，二是写了也不要把我排第一。但看了文章我才知道，他里面写到的作家其中有两位是他的学生。他是通过其中一位学生联系上我的。他是一名语文老师，一名语文老师的班上一下子出现两位作家，况且两位都一直对他心存感恩，他自然是高兴而自豪。知道了这个，我也就没说什么，只要求他按年龄长幼排序，后来看他发出的文章，果然是这样。

但因此我们的联系却亲密了起来。他喜欢写文章，更喜欢古诗词，著作结集的就《真如诗词》《真如文集》《真如谜集》，他还写了部《诗韵合璧索引》，那书在《中华诗词》上推介过。他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安徽省、安庆市的作协会员。联系上以后，他就经常将他的诗发给我。因为和前辈作家

进新房，头尾有七年了。小区南北各有门，我平时走北门，几年中，门卫来来去去，换了好几个。

第一个门卫，五十二三岁，人瘦削又黑，像是被劈开的木炭的一半，但收拾得很整洁，你能感觉到，那是他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对自己所能做出的非常用心的捋饰。当然，这不是说他有多么爱讲究，而是从中可见他是个注重仪表、活得有尊严的人。

这人不多话，但脸上总浅浅含笑，让出入小区的人感受到一种礼貌。是的，仅仅是礼貌，是他在尽职，更多的是他身上有种疏离感。我注意到，门卫室的小桌子上常放着一本书，有时看到他坐着低头看书，



### ◇逝者追忆

## 忆汪中新老师

徐迅



春水暖 孔祥秋 摄

张恨水先生同村，他连续编辑了几期“来自张恨水故乡的诗文”。最后还将盖有顾读“中心藏书”，反读“书藏心中”藏书章的《诗韵合璧索引》寄给了我，仿佛也想我写点古诗。但我实在愚鲁，怎么也学不会。他好像也并不特别在意，知道我从从事过张恨水研究，便编了一本《百忍堂前风雅颂——诗咏张恨水故里》给我，让我帮助出版。“念念长春流翰墨，人人椽笔动风雷。”这本书是他集中家乡诗词家们对张恨水故居及衍生风景的歌颂。我认真地读了，他十分高兴。出书时让我作序，我让他请恨水先生的女儿，其时跟他学诗的张政女士写，他才作罢。

### ◇凡人素描

## 守门人

白海燕

有时什么也不做，只眼神定定，向着一种空阔。

这是个心不在此的人，我每看见，就在暗暗做猜测。很明显，他活得不够称心，在他这个年纪，门卫这个职业显然不是理想的选择，但是生活的需要暂把他推送到这个位置，他应该还会寻求新的门路。

一次出门买菜，下起了雨，怕返回跑一趟，我鼓起勇气走进门卫室，向他借伞。然后顺便问起：“你喜欢看书啊？”他一笑：“小说，混混时间。”

因为借伞之谊，以后遇见，我也有意识回馈他的礼貌迎送。手里有本东野圭吾的小说，看过后，我忽生一念，决定借给他看。

当我递书给他的时候，他很意外，脸上难得现出一个幅度更大的

这样，我就更深地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。因为家庭出身问题，他高中毕业先是当民办教师，无奈又返乡以织布为生。后来适逢落实政策，才又由民办老师转正而做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。几经沉浮。他书教得很好，真的“桃李满天下”。但由于早年生命多舛，身体受到伤害，一直病殃殃的。直至进入人生晚年（76岁时），又查出患有白血病，医生说他只有五六年的时间存世。当然这些他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当时，他只想在有生之年带十几个学生学习诗词，同时做做张恨水故里的宣传工作。他还有将自己一生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愿望。我们联系较多的正是这时候。他好像不把

自己的病当回事，而为一个外甥生病却到处托朋友找医院，其中让我还在北京给他打听。随着我们交流的深入，他对我的村庄，我的工作也熟悉并关心起来。

有一年回老家，张恨水研究会的朱显亮秘书长带我去他家，他送了本《桐城派大辞典》给我。当时那本《桐城派大辞典》因错误百出，正在网上遭到诟病，我推辞着不要，但又不好意思说，只好拿回了那书，同时呈上几本拙作请他指教。没想到，他却很快就我的几本书写下厚厚四大本“阅读与点评”。他记录着他读这几本书阅读所花的时间，对每篇文章都进行了一些细致的分析与点评。后来，他将这些点评装订成册，并成就一篇文章发表在家乡的一本文艺刊物上，云：“清澈流泉响谷鸣，水环秀气地含英。皖河漾漾惊涛涌，天柱巍巍玉烛明。歌舞台前朝凤阙，春秋笔下恋农耕。真言百卷看高手，书读同乡竹帛名”。对我的作品及创作赞勉有加，让我愧不敢当，却感动莫名。

微信时代让一切信息变得便捷。他对于微信运用似乎比我娴熟老练得多。在微信里，他除了经常会发来他的一些诗词作品，还会发来他对社会、对人生种种看法的文字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微信里突然发来一首哀悼其妻的诗作，我这才知道他的妻子因为身患胆囊癌，医治三个多月后不幸离世了。这就令他万分悲伤。他一下子写了好几首怀念妻子的诗词，每首都让人读来揪心泣泪。这样，到了癸卯腊月里，我回老家特地问他一个学生，说想去看他。但没有想到过了除夕，他竟果敢地告别了人世，永远离开了我们——他的过世离他知道医生说的存世时间正好六年。这六年，他仿佛是掐着日子过的。

脸盘大，像小品演员郭达，身板直，穿保安制服，很有气度。后来知道，是名退伍老军人。

老伯充满热情，身上有股春风般的气息，自他站门岗，我每次一进小区就有家的感觉。他嗓门大，总和这个那个招呼，对车辆这样那样指挥，像个贴心可靠的老总管。

没事时，他常和老人们开玩笑，逗小孩玩，很少在门卫室里静坐。看得出，大家都喜欢甚至热爱他，连我母亲一来二去，都和他熟了，当他得知我母亲和一帮老人常在广场唱戏，又和她加了微信好友。

一直以为，老伯会把门卫工作做下去，我们也很安心享受他的服务，可是，那个高大的身影有天也消失了。

好在，他在母亲朋友圈里，我让问缘由，原来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，现在病重，需要他天天服侍了。

老伯叫何义定，我在我的诗歌视频号里总看到他的点赞。人如其名，名如其人。

我也相信，他的老伴有这样一个爱人，已修了福。